

论伊利切夫斯基小说《马蒂斯》里的边缘人形象

吴子明

吉林大学

摘要 本文研究的是亚历山大·伊利切夫斯基的小说《马蒂斯》。伊利切夫斯基算是俄罗斯“三十岁一代”作家里面挺有代表性的一个了，他写过不少东西，《马蒂斯》这部，在2007年拿了俄语布克文学奖。小说里有好几个边缘人，主要线索是主人公科罗廖夫的流浪经历，讲的其实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苏联解体以后那阵，社会政治上挺乱的，俄罗斯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是怎么过的日子，也把各个阶层流浪者活着的样子给画出来了。论文会先从“边缘人”这个概念怎么来的说起，再去分析《马蒂斯》里这些边缘人都有什么特点，然后解释一下主人公为什么会变成这种边缘状态，原因有好几个方面。整篇论文分三块：引言、正文、结语。正文又拆成四章：第一章是给边缘人下个定义，也捋一捋俄罗斯文学作品里边缘人形象有哪几个共同的地方；第二章就专门去剖一剖《马蒂斯》里的各种边缘人；第三章去找找主要人物变成边缘人的原因，不是一个两个，是好多个；第四章呢，就是揭示一下《马蒂斯》里弄出这些边缘人形象到底有什么精神上的意思和文化上的价值。

关键词 《马蒂斯》；边缘人形象；时代创伤；精神探索

Received: April 7, 2026

Revised: May 1, 2026

Accepted: May 19, 2026

Published: June 16, 2026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DOI:10.67148/fssh-2026-246

1. 引言

亚历山大·伊利切夫斯基（1970年生人）在苏联的阿塞拜疆长大的，后来在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读大学，到了1998年才正经地去搞文学创作，然后呢，2007年他就靠着《马蒂斯》这部小说获得了俄语布克文学奖。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利亚科夫的，他对《马蒂斯》的评价相当高；可也有些评论家觉着，这部作品没什么像样的情节，净是一堆哲学理念还有光怪陆

离的叙事。这恰恰就是《马蒂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作者用了闪回、拼贴、闪前好几种叙事手法，把情节的脉络暗暗藏在里面，这么一来作品的审美价值就被搞得丰富多了。

文学一直都得去反映社会现实，作家们通过描摹社会现实，把里头的矛盾本质给翻出来。哪个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而且他们也都得去解读和审视那段历史。伊利切夫斯基作为俄罗斯“三十岁一代”作家的一个代表，他心里头还留着不少对苏联时代的好多珍贵记忆，这就让他能够更真实、更客观地去解读那段历史，也能在现在这个时代里把自己给认同了。他在《马蒂斯》中文版的序言里头写过这么一段话：“我们是跟这个充满动荡和漩涡的时代一块儿长大的，也成了这个时代第一批发声的人——就算我们以前对时代的变化有过那么一点看不上，可还是忍不住会去盯着它看，也会反思我们自己，所以也就比别人更自由、更同步地把这个时代看在眼里。”

《马蒂斯》讲的是什么呢？是主人公科罗廖夫在社会转型那会儿，从一个知识分子一点一点变成了边缘人的过程；也讲了理想和现实怎么就没平衡好，这种不平衡又是怎么推着他往南方去流浪的。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后呢，有那么一些人把道德底线守住了，大胆地在改革的浪里头让自己变个样；也有那么一些人为了追求物质上的东西，把心智和本心都给弄丢了；还有那么一些人，原来有的那些物质保障和社会地位都没了，对生活也就死了心。伊利切夫斯基在《马蒂斯》里弄出了一个在社会转型期重新打量自己的知识分子，虽然科罗廖夫说的话、做的事跟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拧着劲儿，可正是这种边缘化的经历，反倒让他能够更深刻地去琢磨生命到底有什么意思。

这篇论文就集中去分析伊利切夫斯基《马蒂斯》里的边缘人形象，找一找他们之所以变成边缘人的好多种原因，再往深里挖一挖这种形象塑造背后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希望这个研究能帮着读者去理解、去关注小说里这些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诉求，也能给以后的相关研究当个参考。

2. 边缘人概念的界定

“边缘”这个词，一开始是地理学上用的，指的是边界那一带的地方，后来社会学把它借过来了，用它来描述人在社会群体里头的那个位置和身份。边缘人这个概念涵盖的面相对比较宽泛，社会里头各种各样的群体都能算进去。学界一般会从两个角度去划分它：一个是那种处在两个甚至更多个社会群体之间、可哪个群体都融不进去、被各个群体排挤和孤立，就那么夹在缝

里的人，比方说移民啊什么的；另一个是那种跟社会主流群体疏远了、把社会核心价值观给丢到一边的人，比如同性恋者之类的。

20 世纪初期那会儿，边缘人这种现象就开始被西方理论家们注意到了，从那以后几十年里头，相关的研究一直在扩展和细化，到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章的第一节会去说说边缘人在行为和心理上都有哪些特征，第二节呢，会去解读俄罗斯好几部经典作品里头的边缘人形象。

2.1. 边缘人的特征

边缘人在社会群体里的那个特别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跟社会主流群体不太一样，这种不一样主要体现在这么三个地方。

一个是不稳定性。边缘人和主流群体之间有一种对立的关系，主流群体会对边缘人产生一种向心力，这就让边缘人要么会试着去融入主流群体，要么就会努力去争取自己对某个群体的认同，这么一来他们的行为和心理就有很强不可预测性，充满了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也可能让他们陷入一种特别消极悲观的状态，甚至有可能选择用极端的方式把自己给结束了。

二是反抗性。边缘人通常都待在社会的最底层，老是被主流群体忽视和排挤，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时间一长呢，他们就会形成一种疏离的、冷漠的、甚至反社会的性格，变成社会上的越轨者，做出一些跟社会正常秩序拧着来的事儿。

三是创造性。社会转型的时候，政治、经济、文化这些领域都会发生特别剧烈的变化，旧的那套价值体系还没消失呢，新的价值体系就冒出来了，边缘人往往会陷进一种迷茫里头，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也有一部分边缘人脑子比较活，他们会变成改革的先驱，主动把变革的使命扛到自己肩上：他们会去质疑、去解构旧的体系，用一种批判但又包容的眼光去接受新的体系，这样一来就能实现个体的解放，也能把生命价值给彰显出来。

2.2. 俄罗斯文学中的边缘人形象

俄罗斯文学的人文传统是很丰厚的，这种传统决定了它一直都挺关注边缘人的命运，也生出了好多跟边缘性有关的作品。苏联解体前后时期，俄罗斯文学里冒出了一系列边缘人形象：面对这种边缘的生存状态，有的人会选择默默地扛着，比如《叶尔采夫一家》里的瓦莲京娜；也有的人会选择跳起

来反抗，比如《莫斯科-佩图什基》里的温尼阿明，还有《地下世界，或我们时代的英雄》里的彼得罗维奇。

在文学作品里呢，边缘人形成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因为自己本来就待在社会底层，有的是因为外部环境一下子变了大样，还有的是因为个人的价值观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拧不到一块儿去。不一样的边缘人，他们对自己这种边缘状态的表达方式也差得挺多的：有的人会放纵自己，有的人会用极端的方式去反抗，还有的人会一直守着自己的本心。这些边缘人形象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个人的窘迫，也把人在边缘状态下那种无助和孤独给摆出来了。去剖析边缘性形成的原因，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里头的社会批判内核和人性探索内涵。

3. 《马蒂斯》中的边缘人形象

文学发展史是很难跟社会生活中那些非艺术的领域完全切开的，尤其是社会学——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挺对立的学科，研究的对象说到底都是人和社会。在对本主题的相关资料做了一些梳理之后我们会发现，边缘人形象往往会在社会大变革的那个时代变成文学创作的焦点，也会变成文学解读时代的一个重要载体。《马蒂斯》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点是在苏联解体的初期，那时候的俄罗斯正在经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变革，大家对未来都觉着很迷茫，觉着生活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小说用的是旅途叙事的那种结构，讲了三个人的命运：主人公科罗廖夫，还有跟他一块儿流浪的瓦佳和娜佳。这三个人的人生轨迹在叙事里头汇到了一块儿，一直到故事结尾他们都一直相伴着走。^[5]瓦佳和娜佳是因为现实境遇不好、被逼着变成了流浪者的，可那个从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的科罗廖夫，却是自己主动选了这条路的。

3.1. 主动边缘化——科罗廖夫

伊利切夫斯基在他的作品里探讨了身份认同这个命题，把苏联解体、各个加盟共和国独立以后，普通老百姓不得不重新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现实给摆出来了。小说里的主人公科罗廖夫一直都在找存在的那些终极问题——人的意义和使命是啥、生命的本质是啥、世界的真相又是啥。^[3]他脑子里那些乱糟糟的胡思乱想，说到底都是对自己的一种追问：自己到底是个人，还是台机器？他所有的挣扎和彷徨，本质上就是一场对自己的拷问：你是谁？你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你是被骗了还是被扔了？你的祖国到底在哪儿？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到了这个新时代，人们又会怎么对待人类？

故事开头，35 岁的科罗廖夫在一家小型的批发公司里头当调度员，人住在莫斯科的普列斯尼亚区，可他的心里始终都没有一种归属感。科罗廖夫从小就跟流浪有缘：他是在孤儿院长大的，有时候去朋友家借宿吧，又总是会被朋友的女朋友无情地赶走。也正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在跟流浪打交道，所以他对流浪者一直都怀着善意：他会热情地让那些流浪者在自己家门口留宿，会给他们送去水和报纸，还会劝邻居们对这些流浪者包容一些。

科罗廖夫从小就特别喜欢自然科学，还带着一颗敬畏的心，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人类也能通过自然科学去更深刻地认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头，他更愿意相信纯粹的科学，而不是人的心。凭着他那在加州数学竞赛里拿到的优异成绩，他考进了国内一所顶级的寄宿学校。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国家经历了特别剧烈的变革，谁都没法待在一边不管。社会变得混乱起来，学生就成了改革的直接受害者：有的人一直都没法从那场变革的冲击里头走出来，整天在那儿挣扎着活下去；有的人跑到商海里头去闯荡了，要么一夜暴富，要么惨淡收场；只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还在坚持搞科研，可他们又不得不跑到国外去工作。

科罗廖夫大学毕业那会儿，也顺着潮流出国留学，两年以后他回国准备写博士论文，可当时的社会局势太动荡了，他的导师也被迫离开了俄罗斯。科罗廖夫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可他又改变不了什么。过了三年，宿舍换了新管理员，新管理员把他从宿舍里赶了出去，从那一刻开始，科罗廖夫就算彻底告别了他的科研生涯。为了活下去，他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倒腾过电脑走私，干过保险经纪人，也做过广告这行……他觉得自己活得就跟个“行尸走肉”似的。过了七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进了吉德西斯公司的莫斯科办事处当职员，可他受不了公司那种没底线的经营方式。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去海上钻井平台干的活儿，可他那个越来越严重的幽闭恐惧症，让这份工作没干多久就黄了。再加上他心爱的女友卡佳意外去世了，还有他在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的好朋友萨沙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这些接二连三事情对科罗廖夫的打击是巨大的^[5]。

在莫斯科待着的时候，科罗廖夫始终找不到一种家的归属感，这就让他干脆把整座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流浪当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莫斯科的街道也就成了他唯一能待的地方。他开始到处流浪，拼命地想把莫斯科所有的痕迹都记在脑子里，除了去流浪，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科罗廖夫跟传统的流浪者完全不一样：他不是因为穷得没办法才去流浪的，而是在这个动荡的社会里头，为了找到生命真正的那种意义才主动去选择流浪的。有房子住、能回去也能离开，这也算是一种流浪；身体的漂泊是流浪，精神上的迷

茫同样是流浪。科罗廖夫选择了“毅然出走”，走上了一条反社会的、另类的道路，这其实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办法^[15]。

在伊利切夫斯基的笔下，主人公的这段旅途有一种特别的象征意义：走路、流浪，这就是在追绝对的真理，是在找存在的终极意义，也是一个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对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旅途本身，而是旅途的意义和目的，是主人公在流浪途中的那种精神上的充盈。主人公慢慢地意识到了“审美之路”有多重要：只有通过“感性”这种东西，才能真正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所以他就选择了去做一个流浪者，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感受周围的世界里去。

科罗廖夫一直都挺认同圣安东尼的那个观点：“肉体的欢愉消减的时候，灵魂的力量才会觉醒。”为了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流浪者，他会有意识地去训练自己：忍着饥饿、饿着肚子，坚持跑步。他还读了《耶胡达·阿维塔尔的旅行》，从里头领悟到了一点：只有掉进那个“绝对的贫困的深渊”里头，人才能跟神融到一块儿去。他试过在露天地里过夜，也跑到流浪者聚集的地方去待着，最后下定了决心踏上流浪的旅途。打那以后，他碰到了以前在自己家门厅留宿过的流浪者瓦佳和娜佳，三个人就一块儿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到处漂泊，到了故事的最后呢，科罗廖夫就一个人踏上了去往温暖南方的路了。

科罗廖夫主动地选择了这样一种边缘的生活方式，用这种方式去找生命的意义、去剖析自己、去让自己变得更完整。在知识分子的眼里头，“流浪”才算是真正的自由：他们不向世俗妥协，会遵从自己心里的想法，站在“边缘”那儿去瞅社会的“中心”，用一种边缘人的心态去体验生活，让思想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对科罗廖夫来说，活着并不是唯一的目标，他把自己从现代文明的诱惑和束缚里头扔掉了，想用这种方式去更贴近自然和生命本身。在一直不停的流浪里头，他把自己精神世界里的脏东西都给净化掉了，去找生命真正的意义。主人公主动走入边缘世界这件事，并不是什么最终的、绝对的选择，只是他人生里的一个节点，是他精神探索之路上一个阶段。就像雷巴尔琴科说的那样：“俄罗斯人的边缘化，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人的边界性——人就夹在自然和文化中间。个体不再待在自己那个由人类构建的社会文化语境里头，而是掉进了存在的终极困境里头：去找活下去的方式，而认识存在本身这件事，也因此变成了一个有存在主义意义的命题。^[4]”

3.2. 被动边缘化——娜佳与瓦佳

如果说科罗廖夫是自己主动选择去过街头生活的边缘人，那瓦佳和娜佳呢，就是那种被逼着掉进这种生活的群体。瓦佳从小就没家，在街头流落着，

甚至连自己的身世都说不清楚。他干过垃圾分拣的活儿，当过仓库管理员，做过石匠，也在水泥厂干过，可每份工作都干不长，很快就被别人辞了。他出去打工那会儿，身份证让人给抢走了，这也给本来就讨厌稳定的瓦佳提供了一个理由，让他踏上了流浪的路。他一直都没法理解人们买房子这种行为，想不明白为啥要把钱换成一块空荡荡的地皮；他喜欢睡在阁楼里和那些破旧的车厢里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因为生存条件太差了，就被迫选择了去流浪。虽说生活穷得叮当响吧，可瓦佳这人还是挺单纯的、挺善良的，也挺温柔、挺会体贴人的：他会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也愿意跟别人分着吃东西，还把这种习惯教给了娜佳；他喜欢跟人聊天，常常会哼唱维索茨基的歌；因为长得特别像普希金，他总是在聚会上演那个诗人；他还挺爱琢磨事儿的，老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那儿发愣，幻想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

在瓦佳的认识里面，整个国家都在一个劲儿地往前跑，只有莫斯科被那些房地产开发项目给绑住了、跟自然界隔开了，所以他说啥也得动起来，到自然里头去找真理。在流浪的路上，他不会去跟别的流浪者抢地盘，喜欢给彼此都留出点自由的空间来，这一点也让娜佳挺欣赏他的。对瓦佳来说，他爸爸就是他旅途里头的精神动力，老是在路上鼓励着他、推着他往前走。

娜佳呢，是个智力发育不太好的女人，跟爱说话的瓦佳不一样，她平时不怎么吭声，很难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当别人听不懂她的时候，她就会特别着急，使尽浑身解数也要让对方明白——她会用画画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头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家具，对她来说，要是有个电炉子，那就是理想的生活了。娜佳跟她妈妈相依为命，她妈妈教她读书、算数，逼着她学。虽然娜佳的脑子不算聪明，可她还是把这些知识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还好不容易考上了一所技术专科学校。等妈妈死了以后，娜佳就开始了流浪的生活，慢慢地连话都忘了怎么说。

尽管他们俩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日子过得很苦，可瓦佳和娜佳一点儿都没有那种反社会的行为和心理，反倒特别善良、特别会体贴人。他们可以说是流浪者里头的好榜样了：在楼房里头留宿以后，会主动去打扫卫生；看到住户醉倒在楼梯上了，会热心地上去帮忙；娜佳还会细心地去照料动物园里头快要死掉的小熊，给它取暖。两个人互相靠着、互相安慰：娜佳会耐心地听瓦佳说心里话，笨手笨脚地照顾他，在他被别人欺负的时候温柔地安慰他；瓦佳呢，也因为娜佳又柔弱又无助，就一直守在她身边。他俩之间没有什么世俗的、功利的那种爱情，只有那种特别纯粹、特别温暖的感情。

4. 边缘地位的形成原因

边缘化的成因是挺多的，它会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好多个层面。这一章的第一节会分析一下造成主人公边缘化的那些共性的原因，第二节会去探究科罗廖夫边缘化的个人原因，第三节则会去剖析娜佳和瓦佳边缘化的个人原因。

4.1. 社会变革时代的创伤

边缘群体的出现，可以说是时代变革的产物，不一样的社会阶层会造就出带有不同文化印记的边缘人。在俄罗斯社会大变革的那个时期，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场挺严重的精神危机，人们的心没处安放，科罗廖夫这种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好多同学都被迫放弃了自己一开始搞科研的那条路，科罗廖夫也没能躲过去：好朋友失踪了、心爱的女朋友出了车祸死了，还有那个没良心的上司对他进行打压……这一连串的事儿让他彻底地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说到底，在社会转型期的整个俄罗斯社会，都处在一种泛边缘化的状态里头，好多人就那么浑浑噩噩地活着，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前途都一无所知，只能被动地承受着变革带来的那种痛苦。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苦难就像影子一样，一直以来都和人类纠缠在一起，成了人类世代都得去对抗的最大的不幸，而跟苦难作斗争这件事，也因此变成了人类永恒的命运^[14]。在俄罗斯社会变革的那些年里，所有人都承受着挺大的苦难，可科罗廖夫、娜佳和瓦佳这三个人呢，却用自己的方式去跟苦难对抗、去找出路。苏联解体以后，原来那种活法被彻底打碎了，俄罗斯各地都乘着改革的浪潮往前发展，只有首都莫斯科被那些庞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给绑住了手脚。这座城市呢，就算有自己独特的建筑风貌，可它没法让人产生归属感，那么大一个莫斯科，竟然连一个能让人安心待着的角落都找不到。莫斯科的那种逼仄感，让科罗廖夫的幽闭恐惧症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把他的身体和思想都给禁锢住了。在他眼里头，莫斯科变成了一块污浊的地方、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空间。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头，主人公就慢慢地走向了边缘。经历了在城市里的流浪以后，科罗廖夫得出了一个结论：莫斯科是污浊的，人应该走向自然，从自然里头去吸取活下去的力量。他跑到自然里头去寻找生命的意义，让灵魂能找到归宿。

4.2. 科罗廖夫的精神探寻

伊利切夫斯基笔下的那些主人公们，会试着去追寻存在的终极意义，想要挣脱那种没有意义的生存循环，对他们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去逃避现实——这既是实际意义上的逃开社会、躲到自然里头去，也是心理层面的把

自己封闭起来、沉下心去内省。在找生命意义的过程里头，科罗廖夫虽然有时候会陷进情绪里头、想东想西、胡乱猜测的那种迷茫，可他还是不断地反思自己、重新去瞅现实和理想之间那种脆弱的关系。对科罗廖夫来说，活下去并不是唯一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去挣脱精神上的那些枷锁。

弗洛姆曾经说过：“我们认为，想要实现自我价值的话，不光得靠思考，还得主动地去释放自己身上所有的情感潜能，这种潜能是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可只有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它才会变成现实。”现代人为了摆脱物质文明的束缚、摆脱智力理性带来的那种精神奴役和情感压抑，就会选择回到那种原始的、质朴的、粗犷的自然里头去，希望能借助自然的力量把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都洗掉，渴望在自然里头让自己的感性生命得到舒展和自由^[6]。

科罗廖夫本来是个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可现代城市生活里头的那种虚伪、功利和机械的东西，让他觉得喘不过气来。城市生活里头到处都是消费主义、社会上的伪装还有制度化的劳作，物质文明没办法给科罗廖夫提供生命的意义，反倒成了一种把他精神给关住的牢笼。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科罗廖夫发现逻辑和知识是没办法填满自己心里头的那个空洞的。他把自己从现代文明的诱惑和枷锁里头抛开了，不求故意去寄情于山水，只求真真切切地贴近城市和自然，在放逐当中去实现精神的净化，去找生命真正的意义^[8]。

小说的标题《马蒂斯》，可以说是解读整部作品的一个关键。在伊利切夫斯基的笔下，这个名字象征着自然世界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超越^[13]。具体来说呢，就是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那种艺术特质——他会用一种放大镜般的细致劲儿，去凝视自然风景的那些细节。主人公正是在那些创伤的经历里，学会了用一种审美和感性的视角去理解世界，就像作者说的那样，在人不太能到得了的那些地方，才更能感觉到神的存在。这时候的主人公，已经不再拿社会上的主流准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了，而是会去遵从神定下来的那些法则。

小说拿《马蒂斯》当标题，看起来像是在向法国那位有名的画家马蒂斯致敬，可实际上故事的核心始终都是围绕着俄罗斯人科罗廖夫展开的^[10]。这种标题和内容之间的错位，让好多读者都觉得挺困惑的。从内容上来看吧，马蒂斯就是主人公科罗廖夫的一个精神引路人，默默地在指引着他去追寻精神上的自由，让他从那个堕落的城市的空洞里头挣脱出来，去重新找回那种久违了的温暖和生命力。伊利切夫斯基曾经解释过，马蒂斯虽然是小说里头一个一直都被回避掉的形象，可他身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吸引住主人公，

让他一直把这个人放在心里头。马蒂斯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科罗廖夫透过这面镜子去调整自己往前走的方向，及时地从中吸取精神上的力量，也在这面镜子的映照之下去找自己的价值坐标。到了最后，科罗廖夫就在跟马蒂斯的那种精神对话里头，实现了自己的成长。

马蒂斯对自由的那种理解，让科罗廖夫意识到了自己其实是不自由的，这也让他下定了决心踏上流浪的路、去追寻精神上的自由。咱们中国的一位研究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陈爱香认为，人类理想的那种生存状态，是回到一个平静的、美好的、和谐的世界里头去，而小说的结尾呢，主人公科罗廖夫也终于找回了自己内心里的那份平静^[1]。马蒂斯不光是主人公科罗廖夫精神探索的一个象征，也寄托着作者伊利切夫斯基自己的价值追求，所以可以说，马蒂斯就是连接科罗廖夫和伊利切夫斯基的一座桥。别利亚科夫曾经评价过，马蒂斯、科罗廖夫和伊利切夫斯基这三个人，本质上其实是同一个形象。伊利切夫斯基的不少人生经历都跟科罗廖夫挺像的，他自己也在小说里头承认过：“这部作品有挺浓的自传色彩，年轻那会儿，我们都或多或少地过过那种没家的日子，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 1970 年前后出生的那些人。”跟科罗廖夫一样，伊利切夫斯基也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从小就特别感兴趣于自然科学，也是从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的；1991 年那会儿他跑到以色列和美国去搞科研工作；年轻的时候，他亲身经历了苏联解体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跟马蒂斯一样，他也在 21 岁那年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里头去了。

4.3. 娜佳与瓦佳的底层社会地位

瓦佳和娜佳这两个人吧，出身就特别低，可以说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因为生存条件不好、日子过得太穷了，就被迫走到了边缘去。瓦佳连自己的出身都说不清楚，小时候还因为犯罪被判了五年监禁，从监狱出来以后，他的生活就一直动荡个不停。在街头流落了一段时间以后，瓦佳也曾经想过回家，可他的亲人都已经死了，他那个回家的梦也就彻底地碎了。娜佳这个人呢，本质上是个“失语者”，不爱说话，很难表达自己，她一直都靠着妈妈活着，妈妈这一死，又柔弱又脆弱的娜佳就没了唯一的精神支柱和生活上的依靠，最后也就流落到了街头。

瓦佳和娜佳其实都是挺独立也挺勇敢的人，虽然物质生活很苦，可他们从来没有因为缺东西就把做人的本质和尊严给丢了。他们失去了亲人的关爱，也没了物质上的保障，再加上当时的社会也缺乏那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没办法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所以说走向边缘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就

是逃不掉的结局了。知识分子科罗廖夫是主动放弃了稳定的生活，自觉地选了边缘的生存方式，为的就是去找生命的意义；而瓦佳和娜佳呢，是因为身在社会最底层、没家没业的，才被迫过上了这种边缘的生活。这两个人的边缘化成因虽然不一样，可里头也有一些内在的联系：瓦佳跟科罗廖夫一样，都有挺丰富的人生经历，啥工作都试过，都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更喜欢自然的舒服劲儿；娜佳跟科罗廖夫呢，都是比较内向的人，他们害怕心里头的那种空洞，也会努力地去填它——科罗廖夫是靠琢磨生命的意义去填，娜佳则是靠看书，她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爱在书的世界里头待着。不管是主动选择了边缘的人，还是因为客观条件被迫边缘的人，他们都没有放弃希望，都在拼命地找活路。小说一开头，作者就塑造了一个挺鲜明的对比：科罗廖夫是那种生活优渥、处在特权阶层的知识分子，而瓦佳和娜佳呢，是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可随着故事往下走，这种对比就慢慢地不见了：表面上看挺繁荣的莫斯科，实际上空洞得很、乏味得很，科罗廖夫的心里头也一直找不到归属感。三个人就一块儿踏上了寻找生命意义的这条路，虽然他们走上边缘的原因不一样，可他们的生存状态却反映出了社会动荡、政权更替那会儿普通老百姓的艰难处境，也把他们在这动荡生活里头所受的那种精神创伤给折射了出来^[12]。

5. 《马蒂斯》中塑造边缘人形象的意义

《马蒂斯》里头边缘人形象的塑造，一方面反映了主人公科罗廖夫的那种精神上的探索，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法国画家马蒂斯的人生追求和艺术上的探索；而科罗廖夫和马蒂斯之间的那种精神上的共鸣，说到底也是作者伊利切夫斯基自己的精神探索。同时呢，通过对边缘人形象的深入解读，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它背后所藏着的那些文化价值。

伊利切夫斯基写的《马蒂斯》是有挺强的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正好处在一个该去反思 20 世纪 90 年代那段历史、总结经验、再去找找以后生活的方向的时候。苏联解体了，那种旧的生活方式和人文精神也跟着彻底没了，可“新的人文精神还没建立起来”呢，时代就好像“卡在了已经消失了的过去和还没到来的未来中间”似的。主人公科罗廖夫的那种精神上的流浪，一方面是延续了俄罗斯文化传统里头的那种精神探索的路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苏联解体以后新一代俄罗斯人的那些追求和探索，寄托着 20 世纪 90 年代那会儿俄罗斯青年对美好未来的那种憧憬和希望。

文学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载体，这也是时代和现实对文学提出的一种必然要求。伊利切夫斯基没有去搞那种宏大的叙事背景，而是把目光投

向了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那些边缘人。20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一直在发展，各个民族的文化也在不断地融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去关注边缘人这种特殊的群体，多重视一下他们的身心发展。通过深入分析《马蒂斯》里边缘人科罗廖夫的这个形象，我们能更具体、更细致地了解到苏联解体以后，这么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方面呢，伊利切夫斯基塑造的这个边缘人形象，是对那些造成了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一种反思；另一方面，这也是在呼吁社会去关注边缘群体，多给他们一些理解和关爱，去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尊重他们的人格。

在俄罗斯社会大变革的那个时期，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泛边缘化的状态里头。流浪者瓦佳和娜佳虽然已经待在社会最底层了，可还是躲不过别的流浪者对他们的欺负和挑衅，还有居民们对他们的敌视，这也反映出了当时那个社会是挺冷漠的、人与人之间挺缺关爱和温情的。通过去描摹他们俩的日常生活，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也能把自己心里头的那种人道主义精神给唤醒，从而去关爱那些边缘群体。伊利切夫斯基对边缘人的这种关注，不光是源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也是源于他对社会和谐发展的那种追求。只有走到边缘群体的内心世界里头去，理解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整个社会才能变得更美好、更和谐。

在过去，大家对边缘人的普遍认识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群体挺危险的，行为怪怪的，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威胁。而文学作品里头的那些边缘人形象呢，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生存条件和内心世界，帮我们树立起一种更科学的价值观。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其实是处在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里头的，边缘文化会不断地给主体文化注入新鲜的血，让整个社会的文化一直都能保持那种旺盛的生命力。科罗廖夫深知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在时代的大变革里头，好多人都会选择去喝酒、去麻醉自己，或者抓住机会使劲儿捞钱，可他却一直守着自己的本心，这也让他变成了那种背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边缘人，把社会变革时期那种整个社会的精神危机都给折射出来了。但也正是这种边缘文化，让我们能更真切地看到主流文化的那些不足之处，也就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主流文化了。

6. 结语

伊利切夫斯基在《马蒂斯》里，用一种挺特别的视角塑造了科罗廖夫、瓦佳、娜佳等一系列边缘人的形象。边缘人这个概念其实指的就是那些跟社会主流群体疏远了、背离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群体，他们典型的特征有这么

几个：不稳定性、反抗性、创造性等等。从空间上来看呢，他们常常待在社会的一些犄角旮旯和最底层，见证着社会里头那些阴暗的地方；从心理上来看呢，他们不愿意跟外界交流，把自己封闭起来，慢慢地就养成了那种卑微的、内向的性格。

从边缘化的类型来看，科罗廖夫是属于那种主动边缘化的人。他本来是个前途挺光明的知识分子，可在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上学时期，国家发生了特别剧烈的社会变革，看着挺繁华的城市，实际上空洞又乏味。面对着国家和个人的那种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的未来，人们都陷入了恐惧里头，科罗廖夫也不例外。不过还好吧，他并没有在改革的浪潮里头把自己给弄丢了，而是选择了重新去审视自己、从自己待得舒服的那个地方走出来，去找生命的意义。这个过程可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干过电脑走私的、干过保险经纪的、也干过广告的等等好多种活儿，恨死了自己那种行尸走肉一样的日子。而心爱的女朋友意外死了、还有在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的好朋友萨沙也失踪了，这些事儿让他特别渴望能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自由，最后也就下定了决心踏上在城市里流浪的路了。对科罗廖夫来说，只有亲身去感受周围的世界，才能实现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那种平衡，而流浪这件事呢，本质上就是他找生命意义、自己完善自己的一个过程。

跟科罗廖夫不一样，瓦佳和娜佳是属于那种被动边缘化的人。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因为生存条件太差了就被迫去流浪，可他们一点儿都没有那种反社会的行为和心理，反倒心里头特别纯粹、特别善良：在楼里留宿以后会主动去扫走廊，愿意跟别人分东西吃，还会细心地去照顾小动物。此外呢，整个社会其实都处在一种潜在的流浪状态里头，大家普遍都缺归属感，都在那儿扮演着跟自己本来形象不太一样的、挺另类的角色。

伊利切夫斯基通过塑造边缘人形象这种方式，把科罗廖夫、马蒂斯还有他自己身上的那种精神探索都给展现出来了。马蒂斯对艺术的那种坚守，跟科罗廖夫在改革浪潮里头对自我的那种坚守，有着挺高的契合度。马蒂斯也是伊利切夫斯基的一个精神支柱，寄托着他自己的人生追求。伊利切夫斯基对边缘人的这种关注，一方面反映了他对社会现实和人性本质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在促使读者去深入地探究边缘人背后的那些文化根源^[9]。

参考文献

- [1]БасинскийП.В.Матиссбезштампа[N].Российскаягазета,14декабря,2007.
- [2]ВоробьёваЕ.С.Маргиналв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еконцаXX–началаXXIвека[J].Северный(Арктический)федераль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2014(5):98-114.
- [3]ИличевскийА.В.Матисс[M].М.:Время,2008.
- [4]РыбальченкоТ.Л.Вербальный,визуальный,звуковойязыкипознанияонтологиивроманеА.Иличевского«Матисс»[J].Северный(Арктический)федераль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2012(4):98-114.
- [5]ТомиловаН.А.Социально-духовныйпоискггероянасломеэпох(наматериалероманаА.Иличевского«Матисс»)[J].Ураль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университет,2012(4):237-241.
- [6]ТомиловаН.А.РоманА.Иличевского«Ай-Петри»:образдервиша[J].Вестник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им.Н.И.Лобачевского,2013(5):349-353.
- [7]ТомиловаН.А.ИсторическаятравмавроманеА.Иличевского«Матисс»[J].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лингвистика,2014(6):99-103.
- [8]ФроммЭ.Бегствоотсвободы[M].М.:АСТ,2006.
- [9]曹雅婕.《马蒂斯》中的“边缘人”形象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23.
- [10]陈爱香.解析《马蒂斯》标题之谜[J].俄语学习,2008(6):66-68.
- [11]陈爱香.小说《马蒂斯》结尾艺术管窥[J].当代外语研究,2010(4):23-25.
- [12]干雨.《马蒂斯》的“莫斯科文本”研究[D].黑龙江大学,2021.
- [13]闫吉青.《阿列霞》:理想人格的呼唤[J].山东外语教学,2006(5):99-102.
- [14]尹红英.精神流浪者的寓言——评伊利切夫斯基的《马蒂斯》[J].外国文学动态,2008(1):72-77.
- [15](俄)亚历山大·伊利切夫斯基.马蒂斯[M].张俊翔、薛冉冉、刘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 [16]尹红英.《马蒂斯》中的精神流浪主题[D].河南大学,2020.